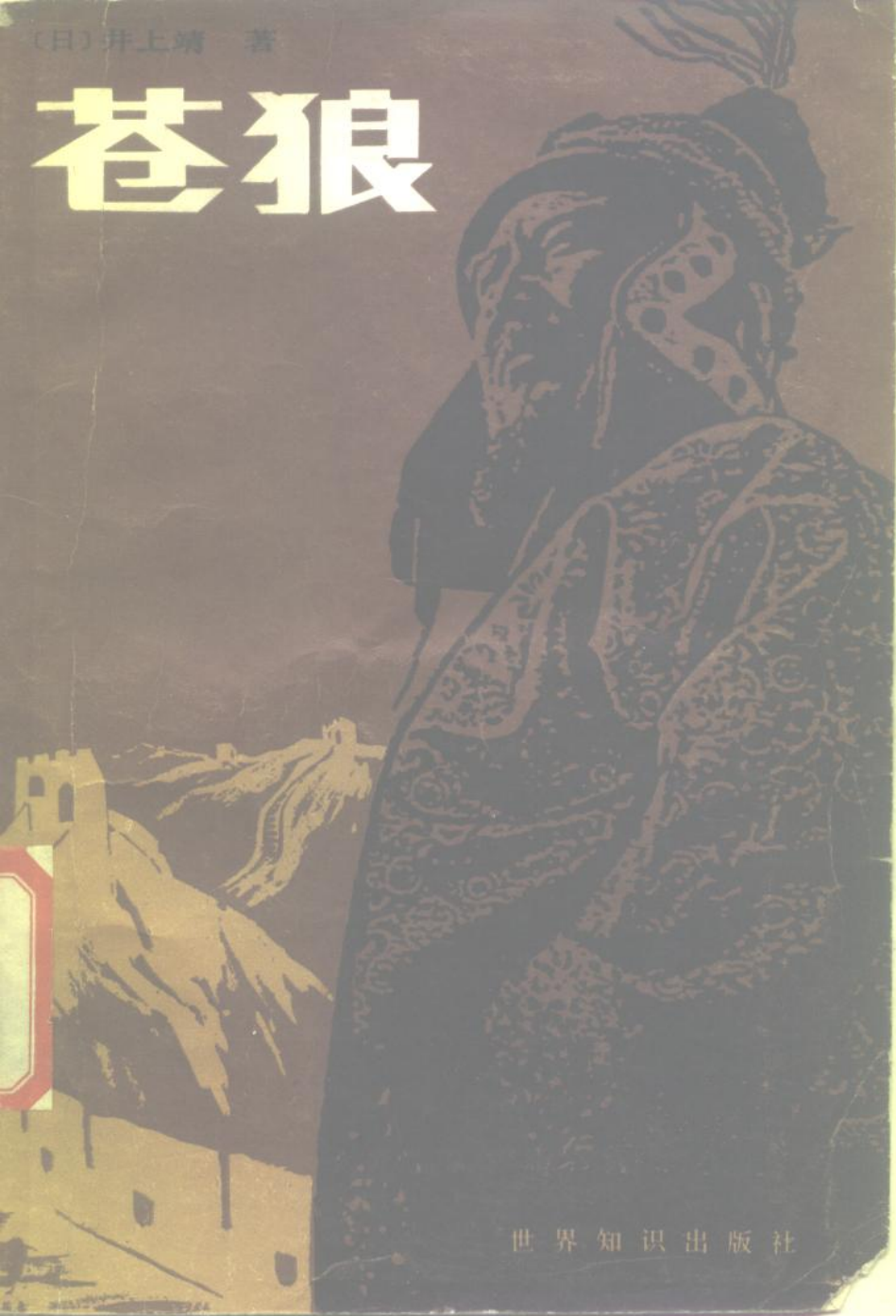


(日)井上靖 著

苍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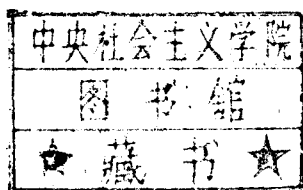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I 313.45/20 66848

苍 狼

〔日〕井上靖 著

冯朝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苍 狼

井 上 靖

文芸春秋新社，昭和三十五年

根据日本文艺春秋新社1960年日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周路坦

封面设计：王 翔

DF 81/08

苍 狼

〔日〕井上靖 著

冯朝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8 字数：174,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书号：10003·032 定价：1.1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古代杰出军事家、政治家成吉思汗一生活活动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高原及邻近地区部分历史风貌。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出身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贵族，青少年时代正逢诸游牧部族分立局面，父亲死后，全家被本氏族遗弃，自己又身陷敌手，险遭不幸。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发挥个人才智，虎口脱险后重整旗鼓，击败群雄，统一蒙古诸部，被拥为成吉思汗。接着，他亲率劲旅，征西夏，讨金国，进攻花剌子模，戎马倥偬，65岁时病死军营。

书中除为成吉思汗塑造了较完整的艺术形象外，对其母亲诃额仑、妻子孛儿台、爱妃忽兰也都写得各具性格，栩栩如生；对成吉思汗帐下文人、元代典章制度主要奠定者耶律楚材，也有一定笔墨的描写。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井上靖，是蜚声日本及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现任日本笔会会长、国际笔会副会长。他于1907年出生在日本北海道的旭川市，曾先后就读于九州大学法文系和京都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前一年（1935年）发表的剧作《明治之月》被公演，翌年又以长篇小说《变迁》获千叶龟雄文学奖。在以后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辛勤耕耘，创作了几十部中、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短篇小说，同时从事诗歌写作和美术评论。1949年发表的小说《斗牛》，获当年芥川文学奖，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以后又荣获多种文学奖，1964年被推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他的小说可分为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两大类。现代小说主要刻画主人公的理想、正义感和纯洁爱情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而历史小说则集中描写主人公个人行为与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的主要女性形象多为被理想化了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苍狼》是井上靖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之一，描写了成吉思汗（铁木真）传奇般的一生。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展开丰富的想象，注意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全书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但绝无杂乱之感，从多方面刻画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形象。

在作者的笔下，成吉思汗具有强悍凶狠的性格。他自幼

丧父，家道中落，又被人怀疑是其母亲与异族人相交而生，不是纯粹的蒙古“狼种”。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蒙古“苍狼”的后裔，成吉思汗在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不惜杀死自己的异母兄弟；在统一蒙古诸部等战争中，对反抗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就是俘虏也很少放过。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开国君主，成吉思汗的见识远在当时他人之上。他注意吸收先进的文化，在战争中严令保护工匠和文人，而且能够不耻下问，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另外，作者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了成吉思汗的感情世界。成吉思汗对于含辛茹苦、一手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的母亲，始终保持着恭孝之心；对于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永远相随的爱妃忽兰，抱着终生不渝的爱情。而对于几个儿子，他绝不是让他们托庇于自己的至上权威，而是让他们身先士卒地冲锋陷阵，使四个儿子成长为一军统帅。他还把和忽兰所生、自己最溺爱的小儿子隐姓埋名托付给一家平民百姓，让他将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

承蒙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我有机会把《苍狼》介绍给我国读者。希望读者不仅能够从中得到文学上的享受，也能够获得有益的历史知识。同时，本书作者井上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现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相信《苍狼》中译本的出版，将会符合他加强日中人民友好的心愿，并且能对他为之奋斗的两国文化交流事业作出微薄的贡献。

第 一 章

这是公元1162年的事情。黑龙江上游分出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两条支流，两河流域有草原和森林地带。在那里居住的蒙古游牧民聚落中心的一座帐幕里，有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产妇名叫诃额仑，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美貌少妇。当时，这个聚落的男子都外出同他们的世仇——当地另一部落塔塔儿人作战，几百座帐幕中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为了向身在离部落十里外战场上的丈夫也速该报告儿子的诞生，诃额仑从帐幕里派去一个老仆人。送信的老仆人走后，她又一次端详刚从自己腹中出生的婴儿。婴儿在襁褓中扭动着身躯，左手仍然紧握着拳头，就连刚才帮助接生的妇女也未能掰开他的手指。出于母亲的本能，诃额仑似乎一定要知道自己所生婴儿的四肢是否健全，想方设法张开他紧握的左拳。这不允许有半点粗暴，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有时，她放开婴儿的小手，倾听帐幕顶上呼呼吹过的风声。风，象大河波涛般地吼叫着，铺天盖地地从东向西呼啸而去。每当一阵狂风过后，诃额仑就想象着自己躺卧的帐幕外面那高不可测的夜空，眼前浮现出镶嵌在夜幕上的无数颗星星闪烁着

点点冷光的景象。但马上又是一阵狂风袭来，绣着星星的黑布被卷起来，星星一个个四散消失，只剩下惊天动地的风声。诃额仑感到，刮风也好，星空笼罩着帐幕也好，都不能改变眼下自己住在一座极为狭陋的帐幕里的现实。

自己不过是大自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这种感觉几乎存在于每个游牧民的心灵深处。他们长年为寻找牧草长途跋涉，既无定居的房屋，也没有固定的土地。他们的任何行动，任何思想，归根结底都是受这种民族信条所支配。然而，这天夜里，还有使诃额仑无尽的孤独感更为强烈的其他原因。她感到帐幕上面的夜空好象特别高，撼动帐幕的风也格外狂暴。

此刻，刚成为母亲的诃额仑正担心着两件事。一是自己所生的婴儿有没有健全的躯体，能否使丈夫也速该完全满意；再就是他长得象不象父亲，能否使丈夫真正接受。

不过，其中一件担心的事情，马上就从诃额仑的心头抹去了。婴儿放在母亲掌中的小手，似乎具有本身的意志，自动伸展开来。原来，他刚才象握着勋章一样，紧握着一块脾石（兽骨做的装饰品）形状的血块。

至于担心初生婴儿的容貌，诃额仑却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也速该的儿子。婴儿似乎又象也速该，又不象也速该。同样，他的长相与诃额仑所恼恨的另一个男人相比较，也说不出是象还是不象。明确地讲，这个婴儿谁都不象，只象从腹中生下他的母亲。

诃额仑完全想象不出，也速该得知婴儿诞生时，将抱什么态度。正如这个聚落的勇士们无例外的表现那样，对于妻子的妊娠，也速该始终沉默无言，从未流露出任何感情。是喜？是怒？这种内心的感情，除他本人之外，是其他人无法窥测的。不过，报告了婴儿的出生后，诃额仑总该第一次听

到丈夫对此的言论了。即使从丈夫口中说出“杀掉他”这样的话，她也不会引以为怪的。

次日傍晚，派到也速该那里去的老仆人回到了帐幕。他向年轻的母亲转达：也速该给婴儿起名铁木真。听到这个消息，诃额仑在生产后第一次露出放心的神情。因为，她至少已经得知，丈夫也速该对她所生的儿子没有抱着诅咒般的憎恶。但除此之外，仍然是一无所知。根据老仆人的话，诃额仑可以对“铁木真”这个名字作出各种解释。

“我到达也速该大人的阵地时，他们正在为大胜塔塔儿人而设宴庆功。篝火旁边，绑着两个俘获的敌方头目。酒宴进行到一半时，那两个头目之一被拉出斩首。也速该大人宣布，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将那个头目的名字赋予刚出生的儿子。”

老仆人是这样禀告的。如果单纯从纪念战斗胜利的意义来理解，取这样一个名字也还不错。可是，诃额仑弄清这是被斩首的敌方头目的名字时，心中不免有一种疑窦难消之感。对她来说，也速该究竟是欢迎婴儿的出生，还是讨厌他的降临，依然是个谜。

但是，不论怎样，这个连母亲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到底是谁的婴儿，已经被取名铁木真，由此便决定了他的命运。他将作为蒙古部族一个首领的长子，在帐幕中长大成人。

产后，诃额仑一连几天苦于产褥热，徘徊于生死之间。当高烧退去，心里渐渐明白自己总算保住了性命时，她微弱的目光首先看到的景象，是丈夫也速该抱着婴儿铁木真站在那里。

诃额仑成为也速该的妻子，是大约十个月以前的事情。她出身于斡勒忽纳兀惕部落，但被蔑儿乞部落的一个青年抢去，在拉到蔑儿乞部落途中的鄂嫩河畔，又被也速该夺走，

终于成为也速该的妻子。由于她曾经被那个蔑儿乞族青年奸污过十几次，所以尽管她生孩子是在成为也速该的妻子之后，却很难断定这两个男人到底谁是孩子的父亲。

河额仑凝视着丈夫的侧影，他的怀中抱着铁木真。也速该通常被人们称作也速该把阿秃儿（勇士也速该），以性格豪放和勇武过人而名震四方，是个使其他部族闻风丧胆的人物。从侧面看上去，也速该强悍的面容不能使河额仑感受到丝毫爱情。可是因为丈夫把铁木真抱在自己粗壮的手臂中，她真想去亲吻丈夫。这种很少有过的想法逐渐变成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强烈冲动，泪水打湿了她的面颊。

当时，蒙古部族生活在万里长城以北的所谓塞外之地，那里还居住着其他一些游牧部族。这块地方东靠兴安岭；西有萨彦、唐努、阿尔泰、天山几条山脉为屏障；南面隔万里长城与华夏相接，又隔戈壁沙漠同西域为邻；北面以贝加尔湖附近为界，深入到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无人地带。在这块为大山脉、沙漠和荒无人烟的土地所包围的高原上，奔流着六条河流。鄂嫩、音果达、克鲁伦三条河汇成黑龙江，注入鄂霍次克海；土拉、鄂尔浑、色楞格三条河流向贝加尔湖。这两大水系均发源于中部的高原地带，在其流域形成了草原和森林。从远古起，各游牧民族便在这里生息、演变。匈奴、柔然、突厥、回鹘都是以这块土地为根据地，然后向唯一的出口——南方扩张。因此，中国的历代君主不得不修筑起万里长城，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

蒙古人何时移居这块地方，至今还不清楚。但在八世纪前后，蒙古部落已经与其他各个部落一起，同处于突厥的统治之下；到八世纪中叶，又隶属于取代突厥而起的回鹘；九

世纪以后，则受到回鹘衰落后兴起的鞑靼的支配。鞑靼衰落以后，这些头发、肤色和风俗习惯略有差异的民族，形成了各自的聚落，散居于这块广大高原的草原地带。他们成年累月地互相混战，争夺畜群、妇女和牧草。

在铁木真出生的十二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居民除蒙古部外，还有吉尔吉斯、斡亦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汪古等部。其中，蒙古和塔塔儿两大部族都想掌握对高原上各个聚落的领导权，为此不断爆发小规模战争。铁木真出生时，这两个部族的斗争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

除了这种不同部族之间的斗争外，同一部族内部，也时常为各个集团的利益而展开骨肉之争。蒙古部有几个分支，各分支拥有独立的聚落，因而很容易发生抗争。也速该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过去是蒙古部的嫡传，好几个可谓整个蒙古部的汗^①都出自该氏族。第一代汗是铁木真的曾祖合不勒，他使尚未统一的蒙古各聚落结成松散的联盟，为了整个蒙古部族的利益，建立起能够与其他部族相抗衡的组织体系；第二代汗是泰亦赤兀惕氏族的俺巴孩；第三代汗又转回孛儿只斤氏族，为也速该的父亲忽图剌^②；现在的也速该则是第四代汗。

铁木真就是生于这种形势下的蒙古高原，在蒙古部族首领的帐幕中长大。诃额仑生下铁木真的第三年生哈撒儿，再隔两年又生了哈赤温，两个都是男孩。铁木真六岁时，有了这两个弟弟，另外还有父亲也速该同其他女人所生的比他小一岁的别克帖儿、小两岁的别勒古台两个弟弟。在帐幕中，铁

① 汗，又称可汗，是古代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② 原文如此。据有关史料记载，忽图剌应为也速该之叔，其兄把儿坛才是也速该的父亲。——译者

木真和这几个同母或异母的弟弟一起生活。也速该对孩子们相当公平，从来都是平等对待五个孩子，不偏爱其中的任何一个。诃额仑也是这样。对于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和其他女人生的两个孩子，她从未显示出一点儿差别。就象丈夫没有对铁木真另眼相看一样，她也没有对丈夫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另眼相看。在这点上，诃额仑是个聪明的女人。

铁木真七岁时，诃额仑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铁木哥。比起同龄的孩子，七岁的铁木真个头高出一截儿，腕力也大，但却很少说话。他轻易不和别的孩子打架，可是一打起来就不可收拾。他总是眼含凶光，默默地听着对手辱骂，而一看到对手已无话可说，便一声不吭地突然扑上去。他或者推倒对手，骑在身上用石头殴打；或者将对手的头按进沙子，用脚去踩。由于这种打架方式过于残酷，来拉架的大人们都觉得铁木真是个难以捉摸、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这种时候，大人们往往会产生铁木真是自己同龄人的错觉，因而总是象责备大人一样训斥铁木真一方。

不过，除了打架的时候外，铁木真只是一个沉默寡言、不起眼的孩子。因为自己是长子，铁木真只得把母亲诃额仑让给年幼的弟弟们，从来不能依偎在母亲的膝头或怀中。当然，他也希望坐在尽可能靠近母亲的地方，这种心情同其他孩子是一样的。

铁木真初次听到关于自己部族祖先的传说，是七岁时的事情。他的远亲中有个叫不勒帖出把阿秃儿的老人，因为他拥有“把阿秃儿”（勇士）的称号，年轻时肯定是个勇士。不过，现在的不勒帖出已经变成一个留着白胡子、喜欢孩子的和善老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每逢亲戚朋友聚集在也速该的帐幕等场合，总要向众人讲述许多代以前的祖先的故

事。他好象亲眼见过那些人物，把他们的容貌、姿势以至性格都描绘得活灵活现，使听者绝不会感到厌倦。

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不勒帖出把阿秃儿就会忠实地执行自己的使命，象抽丝一样把头脑中藏的东西一点点拉出来。因为不断重复，他讲的某些情节已经为许多人所熟记，只不过谁也不能象不勒帖出讲得那么好，更不敢自诩可以象他那样在头脑中存进讲起来没完没了的故事。

不勒帖出摆起龙门阵时，人们经常抢先说出自己记得的事情。

——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儿子是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是豁里察儿篾儿干，豁里察儿篾儿干的儿子是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的儿子是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的儿子是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的儿子是扈锁赤。

说到这里，这个历数各代祖先名字的人就讲不下去了，另一个不知是谁又接着说。

——扈锁赤的儿子是合儿出，合儿出的儿子是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孛儿只吉歹篾儿干有一个名叫忙豁勒真豁阿的美貌妻子，他俩生的儿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富人脱罗豁勒真），脱罗豁勒真伯颜也有一个美貌妻子，名叫孛罗黑臣豁阿，还有一个小仆人孛罗勒歹速牙勒必，以及称作答驿儿、孛骡的两匹骏马。

记性最好的人，一般只能讲到这里就语塞了。这以后的事儿，即到了除妻子外还有两匹骏马和小仆人的第十代祖先脱罗豁勒真伯颜之后，儿子一下子多了起来，必须记住的人物呈树枝状地大大扩展，这就不得不依靠不勒帖出非凡的记忆力了。每当人们语塞时，不勒帖出多皱的脸上就浮现出满足的微笑，然后侃侃而谈。当然，他讲的故事绝不是仅仅罗

列蒙古大家族历代祖先的名字。

“脱罗豁勒真伯颜和妻子孛罗黑臣豁阿，是一对非常相亲相爱的夫妇。可能是他俩好过了头，生出个一只眼的儿子，于是就给他起名叫都蛙锁豁儿（盲人都蛙）。他的一只眼睛竖着长在额头正中，眼珠特别明亮。说起来象是吹牛，可他真能看见三日行程以外的东西。都蛙锁豁儿生下以后，又生了朵奔篋儿干（善射者朵奔）。两人不久便长成了棒小伙子。有一天，哥俩儿出去打猎，都蛙锁豁儿眺望原野，发现远处有个漂亮姑娘正在赶路，好象是要嫁到别处去。他便说道：‘朵奔篋儿干啊，那个姑娘将在明天通过这里，咱们看准她来这儿的时间，让她成为你的新娘吧！’第二天，他俩埋伏在老地方等待，果然来了一伙人，新娘就在他们中间。两个青年张弓挥刀冲上去抢走了新娘。这就是阿阑豁阿（美女阿阑）成为朵奔篋儿干妻子的经过。他们很快生了孩子。老大别勒古讷台、老二不古讷台^①后来分别成为别勒古讷惕氏族和不古讷惕氏族的祖先。可惜的是，把阿阑豁阿抢到手的朵奔篋儿干，年纪轻轻的就抛下妻子和两个儿子去世了。说来也怪，阿阑豁阿一面养育两个儿子，同时又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她没有丈夫，照样生下了好几个孩子。要说阿阑豁阿可是个贞女，绝不会干偷汉子的事儿。那她是怎么生的孩子呢？原来，阿阑豁阿每次怀孕前，都有一道光从天上透过天窗射进来，触到她清白的身体上。就这样，她生下了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和孛端察儿。他们分别成为合塔斤氏族、撒勒只兀惕氏族和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所以，我们这些从孛端察儿那里传下来的孛儿只斤氏族的后代，身体

^① 据《蒙古秘史》记载，不古讷台为兄，别勒古讷台是弟。——译者

里混着美女阿阑的血和天上的光。

这就是不勒帖出的讲法。关于孛端察儿以后历代勇士的武功，他也能一段段详尽而生动地讲出来。从孛端察儿到现在的首领也速该就有十代，该讲的事情有许许多多，一个晚上是怎么也讲不完的。

给七岁的铁木真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那个一只眼睛的都蛙锁豁儿，至于其他事情，他既不很理解，也没有多大兴趣。铁木真感到有意思得多的，倒是整个部族举行大聚会时，不勒帖出等几个长老在帐幕前面的空场上，象祈祷一样一唱一和讲述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

——有一只由天命而生的苍色狼，与一只洁白的牝鹿结为配偶。渡过大湖而来，营生于鄂嫩河之源不儿罕山^①，生下巴塔赤罕。

这是他们唱和开始时的简短词句，随后很快淹没在烦琐的仪式之中。但是，他们所唱和的狼和牝鹿交配生下最初的祖先巴塔赤罕这一传说，在孛儿只斤氏族、泰亦赤兀惕氏族以及所有蒙古人的心中，每次都唤起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动，人人都相信这个传说。大湖位于遥远的西方，强健的狼依照天神的命令渡湖而来，将温柔而美丽的牝鹿娶为妻子。不儿罕山更是部族中无人不知的山，蒙古部族不论把帐幕移到哪里，都离不开不儿罕山；他们从生下来起，就是每天仰望着这座山长大的。

铁木真也被这个关于苍狼的传说深深打动。他对自己是狼和牝鹿的子孙感到心满意足，对于没有这种幸运的其他部族，则觉得他们可怜而又可鄙。总之，他为自己身体里流着

^① 不儿罕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肯特山。——译者

狼和牝鹿的血感到非常自豪。

听不勒帖出等几个长老神奇动人的唱和，是铁木真幼年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七岁的铁木真还难以理解老人们唱和词句的含义，这些都是母亲河额仑给他解释的。随着老人们低沉、庄严的吟唱，铁木真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真地看见那强健的大狼和温柔而美丽的牝鹿。狼长着锐利的眼睛，比眼力出众的都蛙锁豁儿看得还远得多。那是一双不知道什么是畏惧的眼睛，任何东西也躲不过它的目光；在那冰冷的目光中，具有敢向一切挑战的进取精神，具有占有一切自己想要之物的坚强意志。狼的身躯完全是为进攻而造就的；直楞楞地立着的耳朵，放不过千里之外的动静；身上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肌肉，无不是为杀敌而生；细而强韧的四肢，可以跨雪原，穿强风，攀高崖，跳深谷。

狼的身旁，紧贴着一只皮毛美丽、体态雍容的牝鹿。她栗色的皮毛上，点缀着白色的斑点，嘴边覆盖着一圈白绒毛。与狼不同，鹿有着温柔的眼睛。但是，她不停地转动着眼珠，全身神经紧张，正在为自己所爱的丈夫防备外敌。鹿不仅把自己的美丽献给了狼，而且时刻警惕地帮助着丈夫。哪怕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她都会长时间地朝那个方向瞭望，从不疏忽。鹿从来不想去进攻别人，然而自我保护能力却是完美无缺的。

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生灵都很美，足以吸引铁木真幼小的心灵。他们生下了最初的祖先巴塔赤罕。经过漫长的岁月，狼和牝鹿的血流淌在许多代祖先的身体里，现在也流在铁木真自己的身体里。

听到关于苍狼和牝鹿的传说后，铁木真对不勒帖出讲的其他传说（他已经逐渐能独立理解这些了），再也感觉不到

有任何兴趣了。他多次听不勒帖出讲过，孛儿只斤氏族的身体里混合着美女阿阑的血和天上射来的光。可是，尽管不勒帖出讲得眉飞色舞，铁木真却觉得，这与狼和牝鹿的传说相比，要逊色得多。自己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由于有了天上的光而比其他蒙古人更为优越，这对铁木真来说，自然不会不得意。但他更加感到自豪的是，每个蒙古人血液中都平等地流有狼和牝鹿的血——这意味着整个蒙古这个大范围的统一。

铁木真九岁那年的春天，诃额仑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是个女儿，起名叫帖木仑。这时，铁木真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帖木仑的身体内也流着狼和牝鹿的血吗？对于哈撒儿、哈赤温、铁木哥三个同母的弟弟，以及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两个异母的弟弟身体内流着狼和牝鹿的血，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唯独妹妹帖木仑，却令他难以接受。

帖木仑出生时无意中感到的这种迷惑，使九岁的铁木真从此以不同于以往的目光，看待所有成年及未成年的女性。如果说女人身体里流着牝鹿的血倒还可能，但要说流着狼血是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一次，铁木真向诃额仑询问这件事情，诃额仑回答说：

“这同男女有什么关系呢？蒙古人不论男女，都继承着祖先的血。”

铁木真对母亲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觉得，把那些跑起来摇摇摆摆，一打就倒并只会哭的女人看作和自己这样的男人一样，是无法接受的。他讨厌和她们在一起。连战斗都不能参加的弱者，怎么能说继承着狼血呢？何况那还是依照天命渡过西方的大湖而来的苍狼。

铁木真从来不和女孩子们一起玩耍，而且除非有特殊的事情，也绝不同她们讲话。这与其说是对于弱者的轻蔑，倒